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洪範正論卷五

德清胡渭撰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傳曰龜曰卜蓍曰筮蘇氏曰知卜筮者天下不為少矣擇謂擇其賢者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吕氏曰聖人占卜假著龜以寓其神著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

可以通乎蓍龜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茍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又曰春秋時卜徒父史墨之類皆列國建立之官則命以卜筮餘人不得卜筮古之制也

纂傳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

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卦成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釋文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

正義曰雨霽蒙驛克者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衍忒者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黄氏曰潤澤曰雨清明曰霽冥晦曰蒙疎散曰驛錯襲曰克呂氏曰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

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必自其差

忒而推衍之

正義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

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

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

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之意

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

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

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葢兆為二坼其坼相交也鄭玄曰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

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今按近世諸儒說五兆者大抵不離乎孔氏而黄文叔摘取二字尤為簡切故特著之

蔡傳云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按以五兆配五行起自後世非古法也孔疏但舉今法以相況曰不知同異如何未嘗以稽疑之五兆分配五行也周

禮占人疏亦云兆之璺縱橫其形體象如金木水火土凡卜欲作墨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此亦舉今法以相況未嘗以雨霽蒙驛克相配蔡傳牽爾附會殊覺鹵莽

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鄭康成注云方功義弓之名未

聞而鄭鍔薛季宣各為之解類多附會唯黄文叔云方功義弓璺坼之象龜策傳首足俯仰開跉葢其餘法此言大意已得龜之體兆古今名數不同在夏商為雨霽蒙驛克在周為方功義弓在漢為首足俯仰開跉其同異不知如何龜書已亡無所考證闕疑焉可也

周禮占人掌占龜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即大卜所謂經兆之體百有二十

者也鄭注云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賈疏云就兆中視其氣似有雨及雨止之象等是為色據兆之正璺一本作釁處為兆廣正璺旁有奇罅者為兆璺今按墨訓兆廣義終未備獨洛誥惟洛食傳云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疏云食此墨畫之處墨字之義始明其占之之法則鄭云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鄭鍔曰君尊大夫畀卜史

又畢其所占者宜有大小詳畧君占其大臣占其小禮所當然所以各占其一而君視其大體周公為武王卜曰體王其罔害是也漢文帝自代來卜得大横繇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大横者龜文之正横是其體也由是觀之葢經兆之體即横邪向背之形參伍以變而為百有二十者也雨霽蒙驛克則大卜之所謂色也大横者體之正也庚庚者色之明也占體但得其粗畧故必兼視

其色之善惡而後吉凶以定墨視其所畫之食與否坼則正兆旁之竒罅也

沈氏括夢溪筆談曰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

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日記項氏云人但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靜為貞動為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發為貞靜為悔則合於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為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為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

利貞故取貞字為主又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決也愚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皆一貞而八悔貞者正而固也悔者動而變也故內一為貞外八為悔貞悔之名自夏商而已有元亨利貞吉凶悔吝乃周易所繫之辭豈貞悔之名所由出乎

朱子語録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蔡傳宗之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

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程伯圭_𤣥云貞屯悔豫皆八葢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國語韋昭注亦內外卦之說與蔡傳不合今按貞屯悔豫朱子以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故其筮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據司空季子之占兩建侯以立法也此猶可通獨皆八二字則其義有不

可通者葢惟純坤六爻不變乃可謂皆八若屯之豫則本卦初四五皆變有九有六之卦四亦是七安得云貞屯悔豫皆八乎愚於此終未能豁然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韋注内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

震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

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

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此傳與注初讀之尚有疑焉近又嘗深思之而得其解按春秋傳凡言筮所得卦必曰遇某之某如遇觀之否則占觀六四爻辭遇大有之睽則占大有九三爻辭是也而此獨不然曰得貞屯悔豫故韋注以為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解甚明確或云本卦屯為貞之卦豫為悔非也信如所釋則當曰遇屯之豫矣其專言震者何也

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有取乎震也其曰貞屯悔豫皆八者韋注以為兩卦震二陰皆不變然所得無之卦筮史概云爻無為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似兩卦六爻皆不變而此獨言震二陰者欲成乎其為君喜震體之不變也古者占大事不嫌再三金縢連卜三龜易有初筮原筮原再也猶原蠶之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也昭七年衛人筮立君亦用原

筮其占亦皆主震初筮元遇屯其彖曰利建侯再筮孟縶遇屯之比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縶足不良弱行史朝以利居貞當之曰弱足者居而以利建侯屬元遂立靈公由是觀之貞屯悔豫其爲再筮得兩卦而非遇屯之豫益明矣

林少穎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此皆其每疇之名各有定數故必以一曰二曰言之至於稽疑庶徵所列卜筮休咎之目則非其疇之

本數故但以曰言之而不加一二三四五於其上

此其立言之體也

諸家皆以行訓推忒訓變王肅以卜五占用斷句

而衍忒專屬筮不通之甚王介甫以衍為吉忒為

凶亦支離難曉唯東萊說近是與孔疏合東齋集

傳云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

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

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

變為少隂老隂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此即東萊之意也劉執中彝云推衍其義以知差忒忒指人事而言蔡傳從之與孔呂之說小異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傳曰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曰從二人之言者三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内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林氏曰

案儀禮士喪禮云凡卜日卜人先奠龜西塾上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宗人之于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

少穎又云周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卜筮俱有三法將卜筮並建三人使各以其法占之而視其吉凶多寡以為從違者也

劉執中曰九疇者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

筮之人乎君也卿士也庶民也三人占之當從衆矣此說非也古之論三兆三易不得以為夏商周也杜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之兆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黃帝之易周易神農之易葢自有卜筮以來相傳有三法故其所占必歷三人不可改也按林氏據杜子春說以證三人各占一代之法然周易為神農之易矣而原兆則杜亦以為周之兆也此豈箕子前所有乎故石

林九峯皆非之蓋用一人占恐其或有私見而所占未當二人則一吉一凶將安所適從唯用三人則皆吉皆凶固無論已若一凶二吉則行之為之一吉二凶則靜而不作是為善鈞從衆未必兼用三代之法而三人各占其一也

孔疏云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云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

代法也士喪禮筮者旅占卒注旅衆也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日占者三人注掌玉兆原兆瓦兆者也今按金縢傳以三龜為三王之龜故此疏以玉兆瓦兆原兆當之原兆乃周法武王時恐未必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蓋古之卜筮元有至再至三者故聖人舉以為戒唯大事則再三亦不厭其瀆周公卜武王之疾天下事無有大於此者故連卜三龜以定其吉凶非兼用三兆之法也若夫士喪卜日其

事頗小何必更歷三龜占者三人只是一龜而三占非三人各占一龜也

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韋昭以為筮史以連山歸藏占司空季子以周易占故其言不同愚謂占必三人古之制也如果兼用三易則筮史之中當必有用周易者豈待司空季子用之乎此說亦謬不可從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傳曰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王氏安石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林氏曰汝則有大疑若周官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大封則皆國之大事而未決者呂氏曰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周禮大卜之職凡國大貞貞問也卜立君卜大封則眂高作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此林呂二說所從

出也

左傳昭七年衛人筮立元靈公名遇屯史朝占之曰其繇曰利建侯弗從何為遂立靈公此卜立君之事也衛為狄所滅文公東徙渡河齊桓公封之於楚丘其詩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卜大封之事也盤庚既遷于亳殷綏爰有衆曰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繇之三章言太王之遷岐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兹此皆卜大遷之事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曰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此皆卜大師之事也經所謂大疑者此類是也其他事之小者疑亦須卜然不用謀於衆亦或筮而不卜或卜而不筮非必二者兼用也

孔疏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

夫子之贊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乃心卿士庶

人人謀也卜筮鬼謀也必先之以人謀而後可與鬼謀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歷數在躬啓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年八百終過其

歷身其康彊子孫逢吉可知矣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傳曰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呂氏曰五省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

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宅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别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卿士庶民懐居而不肎遷何妨於吉

孔疏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言

庶民從而退汝則於下也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傳曰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呂氏曰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傳曰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正義曰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君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之心為心是也又曰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也王氏樵曰正義以人與龜筮平言故曰三從二逆蔡氏以發謀之人配龜筮言故曰人一從而龜筮不違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傳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

出師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設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朱子曰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蔡氏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

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孔疏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曰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

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

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日知録曰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為主周禮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

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　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呂氏曰汝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靜而不為則吉動為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

下皆以為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

蔡傳云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

吳幼清云天下之事卿士庶民皆不可而猶有吉者蓋自古未之有也使箕子之說行後世人君將有棄卿士忽庶民而惟龜筮之從邪說異議得以

秉間而入天下自此多事矣此葢商俗尚鬼習聞其說遂信不移雖箕子之賢不能拔於流俗也草廬說經往往有賢智之過而此說尤為紕繆夫子之贊易也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謂其可以斷天下之疑也大禹之稽疑豈別有所指而箕子以卜筮附會之邪使箕子而溺於流俗何以為箕子

鄱陽董氏鼎曰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蓋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以卜筮為先也事之可否固已默成於胸中而人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於民使之信從其事而不懼於惑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吳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為而人

不恱有人所欲為而已不從者皆當於卜筮決之葢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一疇尤以龜為重非茫無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有大疑焉我以為不可作而龜筮協從則吾心之明有未至也我以為可作而龜筮共違或龜從筮逆則吾心之明有未至也吾心之明有未至則皇極之建與不建猶未可知也故必人心之所向默

契乎蓍龜而後可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者矣故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聖人之心無窮必至於是而後無憾而即安豈若世俗之卜筮役志於趨避而所占在一事之静作哉何草廬之見不及此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釋文暘音陽

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

動物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林氏曰雨暘燠寒風者陰陽之氣運於天地之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有此五者之變雨與暘對寒與燠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

輯録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元度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寒燠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

見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别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曰林氏之説只與古説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舊説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徵為時呇徵為恒不應獨舉休徵且方目庶

徵何得遽言時耶

渭按曰時之時即歲月日時之時但此句兼有不時意無易即時易則不時矣來備以叙時也是為休徵極備極無不時也是為咎徵孔林之說元不誤但引而不發耳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釋文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柱反

傳曰廡豐也正義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

凶極無亦凶也其餘四者皆然王氏安石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皆可知也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為常燠此饑饉疫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蔡氏曰備者無闕少也敘者應節候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五事本於五行庶徵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吳斗南云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晅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孤突金寒之言顔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陳壽翁云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為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闕其證當以莊子風生於土囊

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今案木燠金寒不必遠引它事木之為物可以取火雖隆冬按之亦煖金之為物最易生水雖盛夏按之亦凉分配燠寒至確陳氏以大塊噫氣證風之屬土得從來所未有簡端録以陳說為非今按禮記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而山有風門風穴見於方志則風實地之所出且土為沖氣故風行於四者之間

二義固可相兼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釋文豫羊庶反徐又云舒

傳曰休徵敘美行之驗咎徵敘惡行之驗正義曰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蔡氏曰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

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纂傳李氏曰狂則蕩故恒雨若僭則亢故恒暘若豫則解緩故恒燠若急則縮栗故恒寒若蒙則冥其心思故恒風若朱子曰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

何會見得如漢儒之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如漢儒之說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尤不可謂按荆公說庶徵便是天變不足畏之謬種何可以為訓荆公嘗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林少頴云漢儒不知聖人所以念用庶徵者必有

其本徒見洪範之書有肅時雨若乂時暘若之類則謂貌言視聽思果足以致五氣之順序故其為說則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時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上之痾青眚青祥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眚白祥以至視也聽也思也皆然且以春秋及漢時災異之變附會而為之說其大意則以謂人君欲戒懼以答天變

惟自省於五事以類求天意而已故雨不時則修貌晹不時則修言燠不時則修視寒不時則修聽風不時則修思隨其陰陽之變而思所以應之其說苛細薄澆尤爲穿鑿甚矣漢儒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至誠之謂所謂文者不必犧牲玉帛凡有所修飾於外者皆文也今言災異之應不言至誠可以達上穹之意此則膚淺之論其末流遂至於矯誣上天而爲

王莽之所為海内塗炭歷數十年而不能定此葢應天不以實之弊也渭按五徵之配五事經有明文不可謂漢儒之附會也惟服妖詩妖以下誠為蛇足服妖近貌詩妖近言猶可通也龜孽犬既之類不更迂乎至修貌修言等説亦與箕子意合而林氏謂應天不以實何也古人所謂修貌者必出於至誠豈徒為王莽之所為乎林氏此言非但不信漢儒并不信箕子矣

東齋集傳云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也纂註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陻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謂按此二說懲漢儒之膠

固而務為圓通然亦未為至論苟一事得則五事從而休徵無不應一事失則五事違而咎徵無不應則上文數句已足包此意矣箕子又何必以五徵配五事而歷歷數之乎蓋五徵之本雖在一心而五氣之應各有所主譬如元氣旣虧為邪氣所乗則五藏俱不得安然其發而為病也則必有一藏之證先見於外醫者必先以此藏之藥治之而後它藏可徐理也恒雨修貌恒暘修言之說亦不

為誤宋儒欲求圓通而更失之鶻突與漢儒說經之獘何異二五之為十耶

王魯齋謂一念之差則五事皆失却無五徵俱見於一時之理故五徵不可各配以一事今按五者之來一極備則一極無恒雨無暘恒暘無雨而肅與乂俱失矣恒燠無寒恒寒無燠而哲與謀俱失矣其或恒雨恒暘與恒燠恒寒並至則肅乂哲謀盡失矣加之以恒風豈非五徵一時俱見乎且王

省以歲計卿士以月計則一歲之中數月之間有一恒必失二時有二恒必失四時五徵並見不足奇也合而言之統乎一心分而言之各有其應箕子豈欺我哉

朱子雖從吳斗南之説以五事分配五行如初疇之序而後人未之深信故於五徵之分配卒不能了然於心此無他就肅乂狂僭等以求雨暘燠寒風相配之義終覺迂迴晦徒勞辭費也惟知貌之為

水言之為火視之為木聽之為金思之為土則水雨火暘木燠金寒土風確不可移其相配之義不煩言而自解矣或曰五事分配五行經無明文朱子所言果即箕子之意乎曰天地之化育惟聖人能贊之亦惟聖人能知之自大賢以下不能也即如醫書云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亦未嘗言其所以然也然而四時之正脉春弦夏鉤秋毛冬石則固與五藏相應矣其以藥治病則

某味入肝經某味入肺經接之而輙效五藏之所屬豈不深切著明矣乎五事之配五行亦猶是也如必欲言其所以然則身何以有貌口何以能言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心何以能思世未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而况於五事之配五行乎况於肅乂哲謀聖之配雨暘燠寒風乎孔子曰默而識之屈子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然則天地之

化育聖人亦默識其意而已不可以口耳傳諸人也而學者乃欲言聖人之所不能言其可得乎五徵之配五事自箕子以來未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聖人之言如是必不吾欺也吾篤信焉而已矣以己之所不識而疑聖人之言不足信乃驅率經文以就我鶻突之說其為愚且悖也孰甚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曾氏曰此章之所言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

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叙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敘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蔡氏曰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

有繫一歲之利害有繫一月之利害有繫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黃氏曰或云自王省惟歲已下當屬五紀脫簡在此非也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歷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俊民用章者隨小大登顯之家用平康卿大夫有家者各保其禄位和平而安康也陳氏櫟曰此曰字葢更端而言庶徵之候

卿士師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林少頴云蘇氏見上文論五事與五氣相應其義已備遂以此論歲月日星為五紀之文簡編脫誤於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蘇氏多欲改易經文以就已意此類是也夫九疇雖别而為九其實更相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今以其有歲月日星遂以為當屬於五紀之下則上文肅時雨若亦當屬於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屬於五

福之下如此則九疇不相為用渙然而離矣豈箕子之本意哉又曰諸儒之論此皆以為王者所省職大而畧如歲之總日月卿士師尹之所省職小而詳如日月之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則百穀用成云云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則百穀用不成云云其說如此則是君臣之間取象於歲月日之繁簡以為圖治之道與上文休咎之文全為隅異則可以歸之五紀矣渭按林氏駁

二孔之說甚當但又謂此節乃驗其時以考陰陽之垂象則似以歲為歲星月太陰日太陽而非箕子之本意矣蓋欲以王省惟歲三句與下庶民惟星作一例看故有此誤

陳氏蔡傳旁通云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統月月統日故王者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計之師尹以日計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上之於王天子反躬自省視吾

之五事失得如何或有大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者王曰是吾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曰是吾之咎也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為災害者師尹則曰是吾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屬於君其次則係於大臣其次則係於羣臣上下之間交相儆戒不敢有一毫忽天之心則必和氣致祥休慶駢集歲月日時無所變易而稼穡事功人才家國無不各順其宜矣其或咎

月愓日昏迷天象災青薦至若罔聞知自下至上互為欺蔽積日至月積月成歲師尹不致其憂卿士不疚其心天子不能反躬修德遂使日月至歲變其時若百度皆廢休咎所致有如此者可不謹哉此說發明蔡傳更為朗暢師尹上之卿士卿士上之於王即周官日計月要歲會之意君省略而以其大者自任則初無自恕之心臣省詳而其所任者小則亦未嘗不以其大者責難於君也上言

歲月日下言日月歲只是互文以備義蔡説亦善蓋休徵惟一歲皆然差足以自慰咎徵則雖一日之變亦必儆戒也既盡也如日有食之既既易謂五者之來盡易也陳氏謂無易乃君臣屢省所致既易乃君臣不省所致屢省則休徵惟取其大者故先歲次月次日不省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以致五者皆易故先日次月次歲此義尤精諸家所不及

時即曰時之時無易五者之來各以其敘也既易即一極備一極無也百穀以田功言之乂以朝政言之俊民以無位者言之家以有位者言之百穀用成則三農各安其業而歳收豐矣乂用明則府修事和而善政無不舉矣俊民用章則有猷有為皆錫之福而淫朋絶矣家用平康則正人皆有好于而家而髙明者無擅作威福之害矣時之無易則四者有然其或既易則四者反是天人相與之

際捷於影響可不念哉

無易既易是舉兩頭盡處說中間尚有不易而或易及易而不盡易者當以分數消息之

五事者修身之要出政之本也五事修則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皆各得其宜五事不修則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皆不得其理故上文既言休咎之徵各繫之五事而於此復舉四者以見五事之所措其有關於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又如

此也箕子本意是因庶徵以知五事之得失并知此四者之得失其根源皆在人主之一心蔡傳謂四者之得休徵所感四者之失咎徵所感則未免倒置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釋文好呼報反

傳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經於箕則多風月經於畢則多雨正義曰詩云月

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林氏曰日冬則南夏則北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併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陳氏櫟曰庶民惟星本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取徵不同故又發此義而續見吳氏曰庶民惟星民自占候以為旱潦之

備也邵氏曰日月四時皆有常道經文舉冬夏以見春秋耳渭按此條經意若曰王及卿士師尹之所省有如此矣若庶民則何所省乎亦省之於星而已夫星各有所好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而日月之行則冬夏各有其道茍月失其常度而從好風之星則必有恒風從好雨之星則必有恒雨當於未至之先豫為之備也草廬之說良勝諸家

此節所稱日月是在天之象與上文不同君象日

臣象月則民之象星審矣故孔云星民象遂以日月之行有常度為君臣之政治大小各有常法以月之失道從星所好為政教之失常以從民欲蓋即大禹謨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亦甚有理至蔡傳云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以狥民也審如所言則月之從星為常行而非失道矣與二孔不合西山說此條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

之於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又曰雨暘燠寒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以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於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此說勝集傳九峰胡不用家訓而顧自為說耶然庶民惟星緊承上文省字來今乃云庶民不能自省而君代為之省未免迂曲恐非經

意不若草廬之説直捷而確當也葢極備極無皆驗之於既來之後不若使民自占候而豫為之備則饑饉疫癘之患可以不作此王者念用庶徵之極致也

客有難余者曰庶民不學豈能知星乎余曰古之所謂庶民非必農工商賈之流不解文義者也凡士之伏處田間者皆庶民也一鄉一邑豈無知星者乎夕候而朝語之傳聞於國中即可豫為之備

其與患至而圖之者相去遠矣

林少穎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即孟堅所謂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葢以其失中道東西故也唐孔氏於經箕多風以為傳記無其事豈未見天文志歟

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曰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為車主風葢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

風起之日也

渭按天官書軫亦好風星占云東井好風雨壁翼與箕軫皆主風起然則好風者非獨箕好雨者非獨畢也且列宿各有性情豈止好風雨哉當必有好暘好燠好寒者矣古星占之書多不傳遂無可考耳漢志云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則常燠此語尚有疏漏處夫日之南北失節而月行隨之則月亦必有所離之宿矣其星好燠

故多燠其星好寒故多寒也燠寒豈日之所為哉亦星之所好為之耳漢志云月出陽道則旱風是好風兼有好暘矣古人之言每舉一隅以待三反拘而鮮通者不能得其意也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

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

陰道沈氏括夢溪筆談曰歴法天有黄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謂之黒道行黄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

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

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

以别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

甚可嗤也

漢志又云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

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

勝故為涼寒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

寒退而短為常燠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早

風出陰道則陰雨林氏深取其義而申言之曰日月之麗於天所歷有常度則雨暘寒燠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如或所歷之度有過有不及而為南北之盈縮則寒燠之氣必有愆所行之道或彼或此而為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過差矣尚書古文疏證曰按洪範篇自有傳註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

以太陰為主五星衡照之而風雨生焉是月之從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歷歷驗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與者亦必越數千年而盡顯露也渭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五星也月之所從豈止經星而無緯星哉古星占之書亡逸說洪範者但據傳記之所有以為言耳穆尼閣占法蓋出於古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不得以西學而外之也列代史志亦

有月五星陵犯之占

月之從星本由失道故則以風雨當專主恒風恒雨孔傳云月經箕多風經畢多雨多即恒也暘燠寒倣此

漢天文志云經星常宿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迅雷風袄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

猶景之象形鄉讀曰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由是觀之則王之當省者多矣而洪範獨舉雨暘燠寒風以為言即占星亦惟候此五者葢五星陵鬬彗孛飛流日月薄蝕之類或數歲而有之或數月而有之以此為省則儆戒亦無幾矣惟五者日日有之非時則恒觸目動心隨事修救真所謂念兹在兹釋兹在兹者矣此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法

而皇極之所以永建為萬世無疆之休也

宋人改竄洪範經文最可恨而蘇氏以王省惟歲已下為五紀之傳頗覺近理故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等皆從之而實非也五紀主推步所以定八政之時令庶徵主占候所以驗五事之得失雖同有歲月日星之文而其用迴乎不同安得混而為一耶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林氏曰五福六極皆統天下之人而言之蔡氏曰五福以福之急緩為先後渭按五福六極皆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也其斂時敷錫之道具在皇極章中故此但列其目而不言其用極則福之反耳

一壽傳云百二十年疏云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至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此說非也使必百二十而後為壽則天下之壽者無幾

矣林氏云壽不必百二十年止是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也此說又非殤子亦終天所命豈可謂之壽邪左傳三老凍餒注云百年為上壽七十為中壽五十為下壽此說近是秦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時蹇叔年七十也壽對短折而言故五十亦可以為壽新安王氏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此據孔傳以短為未六十故五十不得為壽亦通

二富傳曰財豐備林氏云不必然足於衣食是富也蔡氏云富者有廪禄非是此與既富方穀之富不同彼富專屬有位者此則統天下之人而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其所為富

三康寧傳云無疾病林氏云康寧者孫元忠以謂形康而心寧也康無疾寧無憂兼二者言之勝舊解

四攸好德傳云所好者德福之道疏云好德者天

使之然是為福也林氏云攸好德所好者德也攸好二字略讀斷妙得經意蓋人生必有所嗜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其所好也有人焉所好不在此等而獨在於德是為攸好德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詩云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德即己之所得乎天者非好賢之謂也

五考終命傳云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横夭

考終命對凶死而言横夭即凶死蔡氏以短折為横夭非也簡端録云終盡也命者所得於天也堯舜百年孔子七十顔子三十二均為盡其所得於天也此說甚善林氏云吕吉甫曰考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曾子有疾啟手足而曰吾知免夫此考終命者也考成其終則無虧矣或以終其天年為考終誤矣如此則與壽何異今按吕說即不凶死而終其天年之意林以壽為終其

天年故云考終命非終其天年之謂此僻論也不可從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盡其道而死此俶好德而考終命者也人之無好德而不凶死者多矣不必如曾孟之所言而後為考終命也

新安王氏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是為考終楚人執解揚將殺之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葢死生命也死而合義亦考終命而非凶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故壽一福也考終命

又一福也渭按死而合義乃攸好德而不得其死者亦是凶不可謂考終命更有壽而不考終命者莊子云單豹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而虎食之此其證也故壽與考終命各自為一福陳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

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

好德則必得其壽為世耇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禄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哉

金吉甫云攸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為福者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禀清明知德義之美

而樂之豈非福之大者若使此心昏庸所好非德雖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居而無教秪以荒亡戕賊近於禽獸何足以為福哉故攸好德者所以總壽富康寧而以保其考終者也渭按先儒之論五福皆以攸好德為福之本此在王者錫福之道君子自求之志誠有然者若末章之意只是平列其目而無所重輕如必於五者之中挈攸好德為主則君子而不得福者有之矣顔回之夭原憲之貧

冉耕之疾司馬牛之憂仲由之不得其死豈皆無好德者哉議論雖高實非經旨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釋文折時設反又之舌反

蘇氏曰六極之極窮也苦也與孟子使我至於此極也同林氏曰張晦之名景宋初人云福有五而極有六其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

一極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葢亦各盡其意而已漢儒必以六極配五福故於福之一極無所麗而附會之說生焉殆所謂不知而作也蔡氏曰六極以極之重輕為先後

一凶短折傳云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鄭玄以為凶短

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今按凶反考終命短折反壽乃不易之義孔以凶為動不遇吉鄭云未齔曰凶皆非也後二說與洪範無涉張晦之謂凶乃死於征戰與刑戮者黄文叔云畏厭溺皆是愚謂單豹虎食宋共姬火焚之類亦凶也

纂註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此說辨已見前髙朗令終君子之常也不幸而不得其死是亦凶而不可謂考終命也論語有兩不得其死羿奡小人也仲由君子也

二疾三憂傳云常有疾苦多所憂是也林氏云疾者疫癘之謂按疫癘乃一時天行不正之氣非久即愈不足以為極經所謂疾葢經年病患及體中

之有廢疾者莊子言有陰陽之患有人事之患葢疾者陰陽之患而憂者人事之患也舜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文王之明夷仲尼之旅人皆憂也

四貧傳云困於財也王介甫云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

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實命不猶葢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王新野非之曰不言貴欲人之安於賤則獨不欲使人安於貧乎黄氏日抄云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禄以馭其富也然則小民皆不得富矣論語既庶則富之孟子曰民可使富此何說乎纂疏載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為福賤未必為禍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

死顔回原憲到今稱之此說較勝獨陳壽翁云五福通天下而言故不言貴深得經旨要當以此為定義然天下之人貴者絶少不貴亦何害於事若衣食困乏則無以為生矣貴賤實不足以為福極故經不言不必引桀紂顔原以為證也

簡端録云富可以通乎上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富庶人之福也士大夫以上由是而推若貴則天所設以理天職而

治天民天下不能皆貴也安得列而爲福耶此五福之所以有富而無貴也此說更好

世人以多子爲福無後爲禍而洪範亦不言何也其義猶之乎貴賤也華封人之祝堯曰願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累是多子不足以爲福也而況又有不肖者雜生乎其間貽父母憂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已無子而立之以爲繼嗣使享祀不絶亦可矣何遽爲禍此其所以不言也昌黎

先生慰孟東野失子詩曰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成孤鱞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然則多子與無後誠不足以當福極矣

五惡六弱傳云醜陋低劣疏云低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

志氣弱也張晦之曰人有醜陋而好德𨒼劣而立事豈可以為極乎惡者凶惡之謂弱者懦弱之謂人情惡則兇無所不至弱則懦而無立故此二者皆滅德之道也王介甫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葢苟非好德則為惡與弱矣東萊書說云人之所以不能自彊為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立者耳故弱居六極之終大抵為善主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惡弱皆以氣

稟言繫對攸好德此後人勝前人處也

五福六極是兩頭盡處中間尚有一等非福非極者四十以上未及六十不可謂壽亦不可謂短折衣食粗給不可謂富亦不可謂貧偶然病患暫時煩惱不可謂康寧亦不可謂疾憂不協於極不罹於咎不可謂攸好德亦不可謂惡弱不能養生以盡年如湛酒溺色之類不可謂考終命亦不可謂之凶也

疏云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獨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

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馬渭按鄭依書傳謂伏生尚書大傳也向歆之說本於伏生其以五事配福極支離穿鑿無一可通曉人付之一笑不足置辨也

五福六極皆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也且統天下

之人而言之不專主人君而漢儒以為五事敬不
敬之所致安國傳頗能埽除而穎達復存鄭説張
晦之曰上之人使民舒泰則各盡其壽樂業則各
得其富無疾憂所以康寧知禮遜所以攸好德不
死於征戰不陷於形戮所以考終命其或死於征
戰陷於形戮則凶短折陰陽不調則疾多失其所
則憂賦斂繁食貨乏則貧禮教失風俗壊則惡而
弱福極之柄全在君而已此皆以皇極章斂時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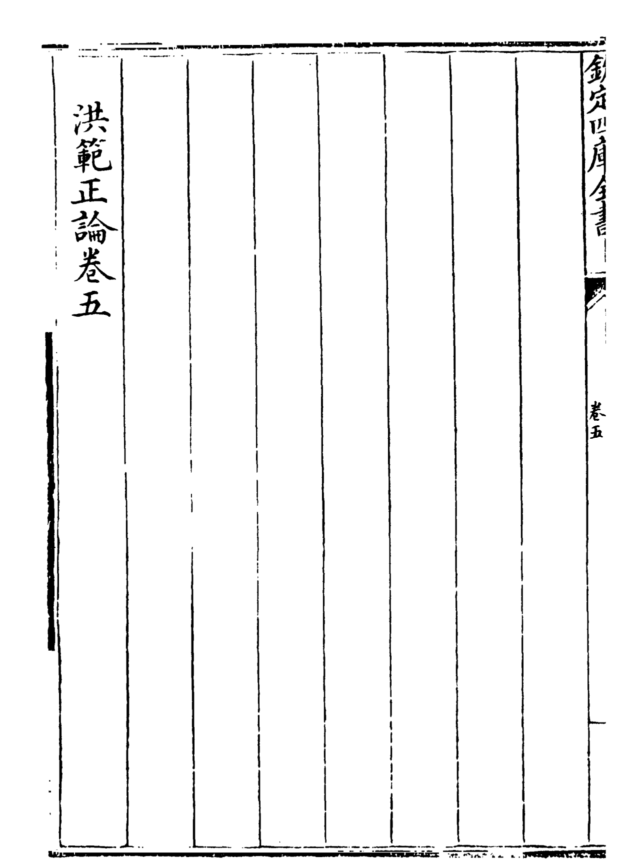
福之道言之非此章之正義也葢經於福極但列其目而嚮用威用之意全在言外今乃斷歸人事而忘其為出乎天命則謬矣

林氏云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仁壽鄙夭雖若制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然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彛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

鄙天也桀紂之治天下彝倫攸斁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天而自鄙天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天而君實制其命故易之論天地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天地之於物仁壽鄙夭任其自爾無所容心至於聖人則有憂患於其間故能裁成輔相以立生民之命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聖人之憂患也謂按林氏此論雖亦歸重人主而未嘗不推本於天立言庶幾無弊以福極為天地之無心嚮

威為聖人之憂患則可謂能鉤其玄矣
人之福極皆出於天命所謂莫之為而為莫之致
而至者也君相雖云造命豈能舉天下之人錫之
福而去其極但王者嚮威之心觀民以考已則因
欲其有福而無極耳葢至誠無息之道薰蒸透徹
使太和之氣充塞於宇宙則天之所以生人者當
必福多而極少百年累洽誠有是理然天地之大
人猶有所憾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何則心無

窮而力有限也禹箕之意亦唯欲建極之君常存此嚮威之心欽欽焉不敢一日稍自縱逸耳原不限定天下之人皆有福而無極然後為無愧於敷錫之治也



洪範正論卷五